讀通鑑論

衡陽王夫之譔

成帝

讀杜欽進諫之章與其奏記王鳳之書及論王章之事覺以王氏之簒歸禍始於欽之黨姦非平情之論也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王鳳初起猶修飾而有類於社稷之臣其視張放淳于長史育之導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之專莽之簒豈欽之所能前知哉士志於有爲而際昏庸之主思有所造於國家不得自達於上不獲已而見大臣之可與言者因之以效納約自牖而遇主於巷所謂救失火

而不暇問主人者也故以陳蕃之剛正而依竇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別以遠嫌者鮮矣至於鳳已成乎尊偪心知其誤而卒不能自拔欽固有無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矣故君子之愛身也甚於愛天下忘身以憂天下則禍未發於天下而先伏於吾之所憂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孫而爲幾治非孔子固弗敢也聖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雖然聖人豈有不測之術哉齊人服郈費隳季斯一受女樂而即決於行無所疑滯而必不與之推移則一旦釋然忘前此之

功業而逌然以去無他純乎道而無私焉耳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此也鳳之專王氏之盛成帝之終不足與有爲威福下移形勢已成欽胡爲其荏苒而不去也能去則去雖困委斯而不損其聖事已不可而尙惜其位則欽雖持義之正而不免於黨奸雖然若欽者固未易言去也諫鳳不聽而去之且無名而爲其所忌故非聖人不能去不能去而可不早愼擇所從哉君子度德以自處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即可與有爲而必遠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賈捐之楊興婁師德張說一失其身而後世之譏評無爲之原情以貸者皆欽之類也可勿戒乎

亡西漢者元后之罪通於天矣論者徒見其吝璽不予流涕漢廟用漢伏臘而憐之婦人小不忍之仁惡足以蓋其亡漢之大憝哉今有殺人者流涕袒免而撫其尸曰吾弗忍也而孰聽之漢懲呂氏之禍不畀國柄而授之外戚久矣霍氏之持權武帝拔霍光於下僚與降胡廄吏等非緣后族也其既也則以廢闇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於史氏元帝之於許氏以恩澤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屬王氏之遺命焉王鳳起自衛尉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爲之邪五侯並日而封楊興駟勝爭之而不得苟參以畀其父弟強成帝以封侯帝不聽而猶寵以侍中劉向

諫而不聽王章爭而見殺再悌不食以激成帝之誅章劉
向抗疏不已成帝歎息悲傷卒受制而不能決鳳死而音
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
取漢之天下而使相嗣以興非后之內主於宮中亦豈能
蔓引綿延之如此哉且夫王氏之橫未嘗不可撲也成帝
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槀負斧鑕以待罪王立結
[湏]于長之姦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討
其爲人非能險鷙於呂之産祿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呂氏
私其族而終以國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終以國事付
狄婁元后則籠劉氏之宗社於其鞶帨而以授之私親遠

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稍哀帝而蠹在廷之心縱董賢之不逞乘其敗以進莽使恣行其媚主之毒晏然處之而不一詰攝則使之攝矣假則使之假矣豈徒莽之姦足以恣行無忌哉老妖不死日蝕月虧以殄漢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於天也婦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爲剛雖惡易折大畜之五曰豶豕之牙吉牙可豶也而呂武以之周勃狄仁傑豶之而吉矣姤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壯而柔者也以柔而結人心者也而蹢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雖劉向痛哭以陳言成帝悲傷而懼禍而無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漢已滅姑以一泣逃天下後世之誅

而誰信之不然莽之恭毒無有於其子后果有思漢之心
推其能戕之没世而生榮死哀以相報哉女禍之烈莫如
丁氏而論者猶寬之躑躅之乎且以爭後世而免於史氏
誅亦險矣哉
成哀之世天地宗廟之祀倐廢倐興以兒嬉而玩鬼神甚
矣其廢而復興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繼嗣之不立小人
微晰之術固不足道其廢也始於貢禹而成於匡衡所持
者三代之典禮也宗廟遠有毀而無立者義也誠所不至
不敢黷者義所以盡仁也儒者之言禮文而已矣以文而
毀猶之乎以文而立夫漢之嗣君於其所不廢之祀而能

以誠格之乎孰是以論舉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毀矣而何但七世以上與五時之郊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宮室之侈妃嬪之衆服膳之奢樂之淫刑之濫官之冗賦之重一能汰其所餘以合於三代而後議郊廟之毀未晚也且三代之斬祀於七世豈徒然乎抑制法者自開國之君守約以待子孫之易盡其情而無僞非祖宗立之而後王毀之也自漢以降百爲不師古禮樂之精意泯焉而獨於祧廟致嚴於祖宗之廢興何其徇末而斷其本也況古之祧也於大禘而合食則雖廢而不忘後世無禘而徒祧遂於忘其所自出然則廢五時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

古制以七世而毀廟古之未可違法者也君子之言禮非但以其文也

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遠嫌而杜小人之口實也道存焉矣嫌已遠而小人無間以指摘則君之聽不熒而言乃爲功於宗社劉向憂王氏之勢盛而移漢見之遠慮之切向死而漢亡所繫亦大矣哉而於進言有未得者故成帝雖感而終不能庸小人之黨且有挾以上搖主聽而下惑人心其言曰王氏劉氏且不竝立竝援近宗室斯豈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劉氏之賢無有踰於向者樞筦之任不歸王氏必歸向矣未有斥人之姦而自任

者也且劉氏王氏豈顓顓而竝論以爭衰王者顓顓而竝論婦人勃谿之說也且假之以顓顓之名而王氏張彼將曰天下非彼則我也況乎呂氏之禍與吳楚淮南燕廣陵互相爲虐則外戚反脣而相譏豈患無辭哉以道言之選賢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堯之舉禹皋禹之任稷契湯之託伊尹高宗之立傅說文王之任閎散皆非懿親也周道親親而周召以肅管蔡以誅師尚父邑姜之父且以佐變伐而位太師王氏誠不可任博求之天下豈繄無賢而必曰援近宗室舉大義而私之一家又豈五帝三王之道哉向於是而失言矣以爲獨任則不可有自請之

情以爲博選宗室之賢則歆之纂逆尙且不能保之於子而況他乎成帝悟而不終辜發閎而不懼未必非向之言有以召之也故進言者非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爲尊者諱此義行迄乎東漢穢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恥猶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於此既無家法以正之於先而縱苛察之吏告訐之小人揚之於後無他忌侯王之彊日思弱之以圖安而紈袴膏粱卒投於阱而無從辨嗚呼慈

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制假暗昧以鋤彊而祇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慮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權臣非有移鼎之心寵利未忘規一時之進取而已漢能用之亦何遽不爲贊治之臣乎

老之戒在得主於老而所需於天下者微矣得奚足以亂其心哉子孫之情長而道義之氣餒引子孫之得爲己得於是瀕死而不忘張禹之初與王根異也猶有生人之氣也慮及子孫而行尸走肉遂禍人之宗社冒萬世之羞朱雲欲以尚劍而不斬夫人爲不善而貽怨於子孫誠不可爲也身之無過質之鬼神而不疚則亦奚患哉且夫禍福

亦何嘗之有假令王氏早敗而接同惡之誅禹之子孫又能保其富貴乎故禍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遺子孫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沒世其愚不可療矣成帝不輯折檻以旌朱雲則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況其子孫

谷永非杜欽之比也永雖無冀王篡漢之遠圖而資王氏以榮寵因爲之羽翼焉與欽之誤合於小人欲悔而不能也其情異矣顧於此得人君聽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則固成帝膏肓之藥石可以起漢於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結而不解帝忌之而不

能黜豈非以躬耽淫侈畏昌邑之罰而內護趙李外庇張放湎于長之私心有所惡縮而倒授以權哉寵驕妒之姿飲食倖臣之家加賦重斂以縱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社以遺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過自艾正己齊家而憂社稷賢臣進庶務理民情悅以戴漢而不忘權姦之謀自日以寖而豈必誅戮放廢以傷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永之諫不行雖忘軀憂國之臣與姦賊爭死生而無救於禍敗則讀永書者勿問其心可也

何武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

者合文武爲一塗故分論道之職爲三秦以相治吏以尉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於一相漢置相而闕政專歸於大將軍承秦之分而相無戎政之權大將軍總經緯之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馬參司空司徒之職竊以分王氏之權乃名作易而實不可更莽之終以大司馬篡也亦其流極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終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漸之術固人主之所樂用也若以古今之適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

帥任國政武爲尙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爲執政敦詩書說禮樂文之於旣武之後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於農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卽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獫夷大盜爭存亡於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爲之敝哉則漢初之分丞相將軍爲兩塗亦隨勢遷而法必變遵何武之說不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特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丞相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楊敞韋元成匡衡名爲公輔

各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於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
武之說可以救一時之敝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
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
子曰所損益可知也

成哀之世所可任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
進尋丈之閒耳皆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不能出其樊
籠即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師丹之劾董賢何武之
援王莽屈於時之所尚而不得不為之羽翼無他王傅二
女主交相起伏漢已無君與大臣久矣方進之附淳于長
也欲與王氏忤而長固王后之姊子也長之不類尤出諸

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奚能熒惑之變鶩言移禍於宰相王氏之嫉深雖微熒惑方進其能免乎武與丹浮沈於積陰之間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爲女主效媚之功其不被剟戮幸爾嗚呼至於成哀之季而無可爲矣君子愼所趨以自全辭大位而不居其庶幾乎一受其事則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負咎於天人也必不可浣莊生曰遊羿之彀中謂此時也遊其彀中而死焉君子之徒也遊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遊其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愼之哉

哀帝

人之能爲大不韙者非其能無所懼也唯其能無所恥也
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猶可器使唯無所恥者國家用之
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
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惟恐緩而改
圖一如乞者之於豪門唯恐其儉之不餘而遂長跽以請
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凶爲吉
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不懼哉寘然
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爲廷尉則承王莽之指爲殺許后
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爲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
也既則議爲傅太后築別宮力請逐傅遷歸故郡抗定陶

王之議奪其立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懾也內主
有人群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薄
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爲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
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諂其迷國罔上陷
嘉於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詭合以誘嘉
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於董賢者光也莽既秉
權去賢如敝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
不與佐命之賞者光也莽既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
世者光也嗚呼人苟自盡喪其恥則弒父與君而罪不及
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於早徒忌鷙悍之彊臣而容厚

顏之謂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
限田之說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尚可行也而不可久師
丹乃欲試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終不
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遠天下怨秦之破法毒
民而許改以復古且豪彊之兼并者猶未盛而盤據之情
尚淺然不可久者暫行之而弱者終不能有其田彊者終
不能禁其兼也至於哀帝之世積習已久彊者怙之而弱
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擾之而已矣治天下以道
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爲路也封
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里之畿且縣內之卿士大夫分

以爲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大夫士分以爲祿田也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僅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倣相差而各守其疇其富者必其貴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於秦封建廢而富貴擅於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莫之敎而心自生智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於柔愚而獨自擅於九州之上雖日殺戮而祇以益怨毒豪且詭激以脅愚柔之小

民而使困於田於是限之而可行也則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於堯舜矣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大戶無大公之德以立於人上獨滅裂小民而使之公提仁義中正稱帝王極標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怨為迂遠之過計矣況乎賦役繁行司酷里胥橫後世愿樸之農民得田而如逅禍之加乎身則强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隸耕者農民且甘心焉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輕其役薄其賦懲行司之貪饕而農之者民不畏有田而强豪無挾以相抖則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若窳惰之民有田而不能自業以歸於力有餘者則斯人之自取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也

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謂錚錚者也而所爭者僅一傅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與王氏爭而傅氏勝哀帝之亡王氏與傅氏爭而王氏勝勝者乘權而不勝者憤二氏之榮枯舉朝野而相激以相訟悲夫當傅遷之傾邪而推喜以抑遷亦何異乎王根王立之驕横而推莽邪其言曰喜傅氏賢子議論不合而退自絜豈不恨之傅氏之賢子何當於天下之安危劉宗之存亡而自絜何所容其恨又何異乎王莽王仁之就國而天下多冤王氏者傅喜卒而未敗爾莽之廢吏

民明闕而訟寃賢良對策而交獎僞謙所誘人心翕歸而賢者不免且較量而彌甚莽之賢其洗信之以四海之大豈繄無人可託孤寄命者唯區區王傅二嫗之愛憎是爭嗚呼率天下而奔走於閨房之嚬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故聖王之治以正俗爲先以辨男女內外之分爲本權移於婦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爲爲之而至此極元后之陰狡成帝之昏愚豈徒召漢室之亡哉數十年中原無丈夫之氣而王莽之亂暴骨如山矣

歷成哀平之三季環朝野而如狂所僅能言人之言者一李尋而已其他皆所謂人頭畜鳴也尋推陰陽動靜之義

昌言母后之不宜與政豈徒以象數徵吉凶哉天地之經治亂之理人道之別於禽獸者在此也婦人司動而陰乘陽陽從陰履霜而冰堅豕孚而蹢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國有之國必破家有之家必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蔑故曰尋之言言人之言而別於禽獸也婦者所治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則母之禍亦烈矣豈徒婦哉夫國有君子國可不亡尋昌言之無誅而不能救漢之亡又何也尋非其人也陰之干陽其變非一女子之干丈夫也鬼之干人也皆陰之干陽也尋知乾之剛陰之靜矣鬼亦陰也靜以聽治於人者也

頑迷識不及此聽甘忠可夏賀良之邪說惑上以妖終以
呼吒燉焯爲天下笑則亦以陰干陽等於婦人之婦處爾
載鬼一車而欲懲負塗之家奚其可故陰陽動靜之理大
矣其變終矣其辨嚴矣古人之道以昔扶世教無一而可
苟焉者也

治河之道賈讓爲千古之龜鑑而不當之數言決矣當言
經流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此鯀所以爲禹所
以興而以湮障之舉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讓言古
之立國者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
患而盤庚翛然依山以避災無他唯無戀於貨寶而已細

人之情恬目前之利貪瀕河之土動天下以從其欲貽沈沒於子孫而徼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後世之謀臣要君勞民以障塞逆五行之敘若其不得之情有二焉其所謂賢者竭民力積一簣以障滔天而暫遏之瀕河之民且歌謠而禱祀焉遂以功顯於廷名溢於野故好事者踵起以嘗試而不絕其不得者則公帑之出納浩煩而無稽易爲侵牟民夫之僱傭乘戚以指使而乾沒任意享其利而利其從河滸之士大夫與其愚民及其姦胥交起以資之爲危詞啼哭以動上聽守乎自漢以來千五百年奔走天下於河言滿公車牘滿故府疲豫兗徐三州之民供一

河之所經行一旦潰敗否爲所灌而但咎隄塞之不固也可悲矣夫古今之異者南北之殊流耳其理勢則一也縣讓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貪利以觸其害耳貪退灘有其土而國有其賦鋒端之竊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廣猶是民也從之而於國無傷其愈於隄塞疲役之貧勞困斃與潰決之漂蕩淹溺也孰爲利害哉數千年而不出縣之覆轍君不明而貪功嗜利之臣民積習而不可破乎肯之言賈讓之策縣已觸於廣廷而昧者猶擿埴以趨也不亦悲乎

谷永請諱諸侯王之獸行以全人道之恥議之正者也耿育請掩趙昭儀殺皇子之惡以隱成帝之惡議之不正者也二說相似而貞邪分精義以立法不可不辨永之正者亂風之不懲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淫妬之嬖妾操刃以絕祖宗之允胄而曲為之覆天子之子不死於妖嬖者其餘幾何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故書文姜遜於齊哀姜遜於邾以昭大義而不以逐母為嫌昭儀之惡宗廟所不容況非嫡后君母而可縱之乎甚哉育之言悖也曰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以致位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為未然之過附其兆信之有若

且昭儀不殺皇子則哀帝不得而立以蠱帝心而縱妖孌
是哀帝本不與於篡弑之謀而靑陷之使人也春秋嚴篡
賊之誅哀帝不能免而靑之非不可追矣解光問罪之疑
書不伸趙氏宮官之大罰不正宮閫肆毒於社稷而莫之
問故元后崇王莽以弑平帝廢孺子而無所顧忌胡三省
者乃謂其合春秋爲尊者諱之義邪說張而實繼春貴之
以離其庇李遡仲之姦淸議不明非一時一事之臧否已
也

鮑宣七亡七死之章陳漢必亡之勢以儆哀帝正本之論
也王莽之姦姦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於國又未有劉裕

之功輕移於衽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雖民
心先潰於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寵
哀帝之昵頑童縱其酷吏賊民而蠱民以寇攘莽亦上官
桀霍禹之納爾而漢祚奚其亡張放淳于長王氏之先驅
也傅遷董賢王氏之鴟鴞也曹爽何晏司馬懿之嚆矢也
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前茅也蔡京童貫史彌遠賈似
道玄道衆古之倀鬼也而非君之溺於寵樂以忘民之死
也不成不然孔光揚雄之流亦嘗與聞名教而宗室羣臣
以及四海之民特遂能以片偶誘嬰兒而輒奪其母乎故
汪陳欲救死亡之言剏採木亦愈於劉向之欲挽橫流而

壅諸其下也雖然宣之言猶有病焉後世言事之臣增閶主之疑而授姦臣以傾妒之口實皆此繇也宜言慎選舉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於死亡是矣勿亦姑言賢者之當任以聽人主之自擇待有間焉而後可臚列傳喜何武孔光彭宣龔勝之賢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右一唯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權衆不得以參疇咨之議則偏上有嫌而朋黨之謗興且喜武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宣能以疏遠片言取必於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姦人以背憎之資石介遇明主而激黨禍況庸君佞倖權姦交亂之天下

敢進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後世之稱而無益於時皆此一時之氣矜爲之也又況首所稱者龔勝而外吾未見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姦而與於淸流首失言矣盈廷之士氣漢室之孤忠唯一王嘉而不能訟其屈抑然則鮑宣者亦一時氣激之士而未足以勝匡主庇民之任者乎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遂其興而燎原之燄發於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卽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此高帝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之威權后以一老嫗斷然行之雷迅風烈而無疑畏其挑

攜劉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顧之間耳非伏之三歲爪牙具而羽翼成安能附哉甚矣悍婦之威英雄所不能決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輕於鴻毛至此極也司馬懿之殺曹爽劉裕之殺劉毅朱溫之爭李克用大聲疾呼深慮陰謀猶顧流汗喋血以爭而僅得者元后優息談笑而坐收之蓋莽有伏戎藏於不蕪蔓艸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可測故三歲伏而一旦興有國者可不戒哉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為社稷之臣乎未也武與公孫祿議云呂霍上官幾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權此漢室存亡之紐也乃當其時內而元后為伏莽之戎外而孔光

爲鄭藏之姦武偉以孤立之勢揆始然之火旣處於不敵之數矣國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於一言而言非可恃也所恃者浩然之氣勝之耳公孫藏豈可終保者哉而與之且相耕說武舉藏藏即與武標榜以示私授巨姦以朋黨試先後而皆足以勝之藏惟詭隨乃以幸免武不能隨矣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心不可質鬼神小人出沒於窟穴之中而欲援已傾之天下以將欲息其餘而餘焰烈非自亡身國固以喪悲夫立言皆見稱於班固當未可與當並論也當臨受侯身臥病不起以困辭之知世不可爲鬱邑以死可謂知恥

矣當之在位丁傅持權而史稱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出異於王氏則皆逡巡以死而不忝無實之封於自守之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爲漢室輔王莽殺兩后誅異己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爲國賊之內主此正宜肝腦塗地激天下忠烈之氣以救一綫之危者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謀謝不能以引退尙足爲人臣乎龔勝邴漢且猶在梅福之下所任異也而況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與董賢孔光並居台輔而不慙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見險而止率天下以殃亂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平帝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貢白雉羣臣陳莽功德號安漢公天下即移於莽以全盛無缺之天下未浹歲而遽何其速也上有闇主而未即亡故桓靈相踵而不絕下有權姦而未即亡故曹操終於魏王司馬懿殺曹爽奪魏權歷師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雖至於天下之風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日潰以無餘故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然而早已然也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於丁傅而訟之者滿公車矣元后拔之廢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

不知莽之何以得此於天下而天下靡爛而無餘如疫癘
之中人無能免也環四海以狂奔氾濫滔天而孰從挽之
哉夫火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侈爲之而熾天下之風
俗者不在此自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挾儒術以飾
其貪鄙故莽內以爲周公則周公矣自以爲舜則舜矣周
公矣舜矣無慙乎其用猶加征而蔑之也當僞之初起也
匡衡貢禹不度德不相時含本逐末與明堂辟雍倣周官
備學校於衰淫之世孔光繼起爲僞之魁而劉歆諸人鼓
吹以播其淫響而且經術之變濫爲五行災祥之說陽九
百六之數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雖死而言傳天下翕然

信天命而廢人事乃至走傳王母之籌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黃龍哀章銅匱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則劉向實爲之倡而京房李尋益導之以浸漬人心使疾化於妖也子曰無爲小人儒儒而小人則天下無君子故龔勝邴漢梅福之貞而無能以死衛社稷非畏禍也畏公議之以悖道逆天則已也小人而儒則有所緣飾以無忌憚故孔光劉歆施施於明堂辟廱之上而不恥莽之將授首於漸臺且以孔子自擬愚昧以爲萬世笑而不疑傳曰國有道聽於人國無道聽於神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世之大法而後儒術天術鬼以疑天下雖 世主以矯之

使正而人氣迷於恍惚有無之中以自亂卽令上無闇主下無發邪人免於飢寒死亡而大亂必起風俗淫則禍胥生於不測亦孰察其所自始哉漢之僞儒飾其文而昧其眞其淫於異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旣章章矣近世小人之竊儒者不淫於鬼而淫於釋釋者鬼之精者也以直知爲門庭以無忌憚爲蹊徑以蠲廉恥捐君親爲大公無我故上鮮失德下無權姦而泮散波靡不數月而奉宗社以貽人較漢之亡爲尤亟焉小人無忌憚之儒毒風俗以陸沈天下禍烈於蛇龍猛獸而幸逸其誅有心者能勿伸斧鉞於定論乎

君子之道以經世者唯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卽不必尤協於先生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竊者而已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文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浹於天下天佑而人順之固可以緣飾而增其華者也是則皆質之餘而君子不恃之以爲經世之本於是而小人竊之情隱而不可見天命人心不能自顯則竊而效之亦遂以爲君子之道在於此而無憖然則小人之所可竊者非君子之尙明矣封建井田肉刑三代久安長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無能竊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趨時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國各制其國而

漢之王侯傳食租稅五刑之屬三千而漢高約法三章田畝之稅十一而漢文二十稅一復讁免之小人無能竊也何也雖非君子之常道然卒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惡其害己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詩勸農之事也而王莽竊之命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勸農桑似矣養生送死嫁娶宮室器服之有制禮之等也而王莽竊之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類君子之道蓋有出於是者而小人不損其欲不勞其力不妨其惡持空文立苛禁一且以君子之道自居而無難則以此思之君子經世之大猷不在此明矣何也農桑者小民所自勸也非待法而驅

也制度者士大夫避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繼之以刑者也然而竊倣之而即似雖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於天下曰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世有損益初不使役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廣遠之崖岸而小人望之如天之不可企及無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可竊者也

天下相師於僞不但僞以迹也並其心亦移而誠於僞故小人之誠不如其無誠也誠者虛位也知仁勇實以行乎虛者也故甚言誠者必曰誠仁誠知誠勇而不但言誠陵

陽城謝當王莽之世以孝行爲官任潁川守謂掾史爲師友有過不責郡事大亂王莽徵爲美俗使者謝去郡時據地而哭謂己以柔徵必代以剛吏哀潁川之士類必罹於法此其呴沫之仁蓋亦非僞託其迹也始於欲得人之歡心而與人相暱爲之熟習之久流於便媚者浸淫已深而不自覺蓋習於莽之僞俗日蒸月變其善惡是非之心迷復而不返乃試思其泣也涕淚何從而隕則詰之以僞而謝不服欲謂之非僞而謝其能自信乎嗚呼僞以迹而公論自伸於迹露之日僞以誠而舉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信其哀樂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斷滅盡矣故天下數

蠢蠢之衆奔走以訟莽稱莽而翕然不異夫豈蟄無其情而俱爲利誘威脅哉僞中於心膂肺腸則且有前刀鋸後鼎鑊而不恤者蔡邕之歎董卓姚崇之泣武曌發於中而不能自已甚哉誠於僞之害人心膏肓之疾非藥石之所能攻也

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莽亡楊元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亂士不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縣君殺主相滅之先徵也先死以殉之可矣勝廣元感壽輝山童皆挾

徼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翟義不忍國儲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也而義尤烈矣義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當莽之篡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劉歆之徒援經術以媚諛上天之神虞舜之聖周公之忠目爲羣不逞所誣而不能以義正名其賊以號召天下於魑魅之中故南陽諸劉一起而莽之首卒隕於漸臺然則勝廣元感山童壽輝倚天假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祟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裂而伸莽之誅者也不走而死義尤烈哉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哀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舜也皆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悸死於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甯此心之動鬼神動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幾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戮爲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歆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於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於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之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

天下以竊者爲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嚴尤之諫伐匈奴爲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爲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毆夫囧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蟁蝱之螫不至前無事求諸水帥之數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遊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逐匈奴之害也漢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柏梁也禱祠祈僊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埽幕南之王庭以翦艾匈奴之害也秦得天下於力戰民不休息而築戍之役繁興則

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侮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之臣服不貳莽之得天下吏恃於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是其爲秦之續也必劇於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訟言且豈可以爲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饟以困匈奴爲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霆擊也亦轉計之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棄燕雲也均

偷安一時而禍在弈世矣

西漢之亡也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陳咸皎然不辱行迹相似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莽僞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者亦何以自安乎莽之逆以僞而不足以延尚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之矣避得莽之誅於他日抑避忤莽之禍於當時方之丁於術也其得與龔勝同哉覩紀逡兩唐而慧焉者郭欽謝則可謂自好矣咸謝病不應辭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書文壁藏之甚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

子之戀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閔其典章典章者卽
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成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
死自靖成以生存漢惻怛之生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
天下相習於怪無不怪也郅惲引天文厤數上書王莽令
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
惲免於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惲故持
之盈而發之無懼耳惲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
世皆歎其詐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爲君子所必斥爲怪而
不欲語者也怪上不懲天下不平使明王戮之而天下猶
怪之人經不出無民習於邪慝流俗之論以怪爲奇若此

類者衆矣

讀通鑑論卷五終

衡陽王夫之譔

後漢更始

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思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驁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恃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

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輸忱且爲他日黨賊之地苟或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間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爲名所動也愼之哉

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

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斃如其不斃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焉能與爭如其斃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遐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變三齊之反以厄項羽而羽終屈伯升不知出此婞婞然與張卬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軼且扼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

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猝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謀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攖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戒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

一人之身豈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爲者亦不拔之恭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變其不降耳不知不降之不足變而降之之變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無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

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弱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光武兄弟之志也張卬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始而君之受其鈇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

義同興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爲光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不忠之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爲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盛而掩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赤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力子都後漢書任光傳作刁子都注鹽鐵天材講力黃帝佐力牧漢有力子都令從之）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雖

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扼其虛頋欲長保故宮之富豈以自封殖是猶孤兎倚扉以安而韓盧騰躑於外背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奚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安集之為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卽解體於河北其能遽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耶赤眉已降之餘不能馳騁任志如蹈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為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之舊業以為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不勝盜廷讙訿之論則羣顚當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

逮光武之出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既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處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覊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大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爲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齊濮譎王與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己召其侮而授之以嫚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爲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

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竇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衆劣則固慨慷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

呼此大有爲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衆且壓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不即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之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衆而無紀外盛而中枵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興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光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

漢室之興廢則壽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强苟無其存其亡一笑而繫諸將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僥中之一策懷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與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愼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忘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爲者之過人遠也尤在

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夫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逐於行陳之閒則得失興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朱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軼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

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翱翔桀驁以需時王郎叢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高歡況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罪制刑於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

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旣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衮鉞而無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遣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貸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盆

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了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籠絡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興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鎭條叛條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

服哉何則憝畏而與人相爲唱和乎故言權術以能天下者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雒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宜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謟事諸將忌伯升而譖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死而雒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圖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爾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

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迎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爲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卬暴貴軼遽背而即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恆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靦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慙光武曰季文多詐不能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其可以鮪例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與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爲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范增之勸

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間光武而不道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避也鮪獨守髙帝之約辭膠東之封受命守雒百戰以與寇恂馮異爭死生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伯升爲慙而不降故遇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爲者唯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恥始無幾焉稱令光武以怨軼者怨鮪而拒戮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避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直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蔕也

效卓茂之爲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爲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爲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爲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僞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欲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勳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詡之以亂潁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僞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顯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論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

義知相敬事也擴愚賤之昏瞀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實夫豈託迹覽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敫敫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遘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寛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爲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猶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爲之迹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終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更有无妄之禍可容其覬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疚要亦慙新主之

自爲予奪耳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悠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於妻子抒怨懟於文辭然則昔之凹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胥一不挑之節爲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徵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殪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兵騎助

光武討王郎寵無因志特爲吳漢王梁所脅誘而叛況寇恂從臾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非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旣有功於己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旣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弇說將而來稱帝之議弇無所避而濟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掩況父子之輸忠寵亦然也從吳漢與梁之策卽遣漢與梁任之責以與衆而成漢與梁之顯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驟於中原而已坐於漁陽何其不自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

也歷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興則漢
與梁爲已效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已猶擁郡
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擁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
策士徘徊瞻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竇融雖後至而
猶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
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擿未有能免
白露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
亂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
以无咎儒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
任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

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
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
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
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爲者獨河北耳而彭
寵抑叛於幽州五校尚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
赤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滿闕宛堵鄉新野宛農近在咽
頰之間寇叛接跡而相爲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
劉永張步董憲蘇茂橫亙東方爲陳汝肩睫之患隗囂公
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
項羽旣滅之而天下即定難易之差豈不遠哉或曰項羽

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況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彊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彊也曹操虜袁紹之難平而卒與爭衡者周瑜之一隅苻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玄之一旅時之所與勢之所湊人爲之效其羽翼天爲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爝未滅而猝已焚林詎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甯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滎陽之相持而遇光武蠭生之敵乘閒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爲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

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御下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猝以寬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其庶幾乎高帝之興舉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名義無所伉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民心以興而阮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永也嘉也俱為漢室之胄未見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搘則智力不足以相屈故更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豪羣

力而獨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鬬而光武以道勝焉即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伏湛徵卓茂勉寇恂以綏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桀驁强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耆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規模閎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誥爲虛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不爲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爽海內之心而不求戴之哉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

小癰而大已悖矣
赤眉之棄長安西走安定非鄧禹之力能驅之也食盡而旁掠固不以安定爲終焉之計而必返乎長安鄧禹不乘其有可潰之勢躡其後以蹙之而入長安晏坐以待其歸河決癰潰容可禦乎於是退之雲陽士氣已餒而還攻之於堅城之下其敗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時而已赤眉食盡引兵東歸時異乎昔則唯扼之於險而可制其死命禹乃邀光武之令就關內而與爭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然光武終能遏之於宜陽而盡降之曾不恤歸師勿揜之戒塞決河而斂潰癰則又何也嚴陳以待求戰不得求走不能

弗犯其鋒稍遲之而氣卽餒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決之勢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潰之初相時之變定幾於頃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勝岳鵬舉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不忘而時自應於其會此未可以一成之論論之也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爲來者師也爲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爲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破之也潰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之衆未集猶資之以爲用也巳而劉茂集衆十餘萬而降之於京密朱鮪之衆且三十萬而降之於雒陽吳漢王梁

擊檀鄉於漳水降其眾十餘萬於鄡東五校之眾五萬人降之於羛陽餘賊之擁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於河北赤眉先後降者無算其東歸之餘尚十餘萬人降之於宜陽與漢降者僧將與降延岑張邯之眾蓋延降劉永之餘王常降者皆惟門萬餘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餘萬蓋先後所受降者指數於數戰勝矣威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恆患寡而亟奪人之軍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於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靜而亂世之民爲甚當其捨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驕桀者

也追乎相習於戎馬之閒掠食而飽掠婦而妻馳騁喧呶行歌坐傲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盡編之於伍而耕夫之粟不給於養也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縣官胥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餉也盡勒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肢已情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衍悅徒爲藻帨之文而無意於天下之略也後世者其何微詞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髣髴其大端則微伏

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御其囂張之氣使憤歸而自詳其六合民無懷怨怒以積之不齒吏不齊敎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摩而消其形迹數百萬人之浮情皆氣以一念斂之而有餘矣蓋其龍文經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惡亦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後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千萬者也通其意慰其變函之以堅貞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以與頡頏用敵國禮失御囂之道矣

是以失囂囂者異於狂狡之徒猶知名義者也始起西州歃血告於漢祖之神靈知漢未絕於天願爲中興之元功耳更始疑欲殺之亦奔歸秦隴而恥與張卬謝祿同逆達其情獎之以義正名之爲君臣而成其初志囂將以爲得知己而願委身焉名義者囂所素奉之名也待以敵國而置之名義之外以相籠絡囂且謂更始之始尊我而終忌我今猶是也奚以委身而相信哉文帝之下尉佗也佗本無戴漢之心下之而驕氣以平非可與囂比者也懷疑未決而又重授以疑雖慷慨論列如馬援無能蠲其猜忮矣

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故三代之王者不與諸侯爭臣

民立國數百年其亡也猶修天子之命守而不珍其宗社漢承秦而罷侯置守守非世守而臣民亦迭易矣然郡吏之於守引君臣之義效其忠貞死則服之免官而代爲之恥由全其名節恤其孤幼乃至變起兵戎而以死衛之如趙郡劉平遇龐萌之亂伏太守孫萌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俱血以飲萌如此類者盡東漢之世不一而足蓋吏之於守其相親而不貳也天子不以沽恩附勢爲疑廷臣不以固結朋黨爲非是以上下親而迭相維繫以統於天子故盜賊蜂起而不能如黃巢方臘之僭夷狄窺而不能成永嘉靖康之禍三代封建之遺意施於郡縣者未數也延

及後世讖緯興而惟恐人之不離告訐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將以解散臣民而使專尊天子而不知一離而不可復合惡能以一人爲羈絡於清宮而羈縻九州之風馬牛哉導民以義而民猶趨利以忘恩導民以親而民猶背公以瓦解如之何更獎以刻薄犯順之爲也三代以下唯漢絕而復興後世弗及焉有以夫

言一發而不可收習相沿而不能革無聖人出則須其自已而後已班彪之說隗囂融之決志以從光武皆以符命爲徵彪與融處亂世而身名以全皆所謂豪傑之士也以、而所據者在此況其他之瑣瑣者乎仲尼沒七十子之

徒流風日遠合理言天而窺天以數賢者不能自拔而疑信參半劉歆造攖楊之讖以惑眾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然并從之以釀亂而亡其身光武之明且恐非此而無以動天下刻讖五行割裂六藝者二百餘年迨魏晉而始衰書固如是之烈也孔子贊周易以前民用道而已矣陰陽柔剛仁義之外無道也至於漢乃有道外之數以亂道更千年而濂雒闡其微以距邪說邵康節猶以其授於陳摶穆修者冒三聖之緒道以測皇王之升降非君子之所知也其始京房夏賀良之餘燼乘風而一煽者乎

疑信相參之際入有蹊情而我亦與之隱則疑終不釋豁

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共見之心而已竇融在河西懷疑不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說進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適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詘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更相與隱之則彼且覘我之含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疑己而無如己何矣曉然曰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終不以爲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諒以明恩而無猜相隱忍之情以示憐此非權術之爲也恃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洞然知合離得失之數仰聽

之天術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
正者與
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終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
武帝也故其設施與英雄之起於草澤者有異而光武遠
矣昭烈習於儒而淫於申韓歷事變而權術蕩其心武侯
年少而急於勳業是以刑名亂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學名
義無以自容不獲已而闢浮屠之法有心亡罪滅之旨可
以自覆故託以自飾其惡愚矣然而士大夫釋服入見者
面無愧容則終身不錄終不忍使大倫絕滅於天下人道
猶藉以僅存固愈於蕭道成之唯利是尚也光武則可謂

勿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戰爭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寬以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見龍之德在飛不舍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故曰光武遠矣嗚呼古無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幼沖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興亡者為後戒而興者且為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

王元說隗囂據險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其亡也宜矣天下方亂士思立功名而民思息肩於鋒刃能為之主者眾所待也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待者害之府也無已則儒生懷道術以需時而行者待求治之主不則武夫以方剛之

脅力欲有所效者待有爲之君是兩者可待也若夫欲創非常之業目不營乎四海心不周乎萬民力不足以屈擧策羣力而御之謀不能先天下而建廓清之首功乃端坐苟安待人之起而投其隙所待者而賢於我則我且俛首而受制所待者與己齊力而或不己若則幸雖制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鷸蚌漁人之術其猶鼠之俟夜乎而何以爲天下雄也雖重兵據險地謀臣武士亦足以用但立一待人之心而即已自處於坐困之塗延頸企之仰窺天俯視地四顧海內而幸其蠭起亂人而已亂人者未有不亡者也

嚴光之不事光武以視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沸然已而廢君臣之義者也故子曰隱者也隱之爲言藏道自居而非無可藏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亂繼漢正統修禮樂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賢者以道贊襄之而光何視爲滔滔之天下而延遁之偷以曾與帝同學而不屑爲之臣邪禹臯陶何爲胥北面事堯而安於臣舜邪若周黨者則愈僻矣召而至三徵而就車偃蹇伏而不拜忿驁之氣施於君臣藏法之下汎升劾其不敬罪奚辭焉黨聞春秋報讎之說非君非父之慘稱兵以與人相仇殺黨其北宮黝之徒與黝固無嚴諸侯黨亦無嚴天子也賜帛

而混之恥孰甚焉帝覆載以容之而竄貌乎小矣王良廉名而受祿雖無殊猷而恭儉以居大位於君子之道尚不遠矣故君子者以仕爲道者也非□□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希文曰蠱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時而遯高以爲尚則比之无首而已矣惡足法哉

來歙使隗囂憤然爲危激之辭質責囂欲刺之而囂不能加害史稱歙有信義言行不違往來游說皆可覆按故西州士大夫敬愛而免之信義之於人大矣哉士處紛爭之世往來傳命而失信義者有二而亂人不與焉習於說術者以爲游機誠於雄猾狙詐之前則且視爲迂拙而見詘

以巧鬬巧以辯鬬辯機發於不測而易以動人而不知有測之慝險多方之詐闇不勝而遂逞其慾也又或胸無主而眩於物者兩雄相猜其中未易測也而所爭所欲和與戰合與離兩端而已欲翕闔張翦為壑而厚為資有溢美溢惡之辭誘乃無定惝而驚其誇說因而信之遂與傳之而固不可掇拔也則未有欺而欺者多矣欺已露而追悔無及也是兩者失信失義而抑取憎於人者多矣故莊周非知道者而其言游說則盡矣勿傳其溢詞而信義可以不失欲其明於此而持之固乎履虎尾而不咥素以往而已矣

建官之法與選舉用異而體合難言之矣省官將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滯於進而無以勸人於善不省則一行之士可自試以交獎於才能然而役多民勞苦於不給且也議論滋多文法滋繁責分而權不一任事者難而事多牽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簡則墨吏暴人擅權自恣無以相察而胥史豪彊易避就以雜其姦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難言之也天下有定理而無定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進賢遠姦而已矣無定法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間因乎時而不可執也亂之初患不患士之不勸於功名也而患其競一夫有技擊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筆

之長嘗以試之紛糾之際而幸雖效者援踵焉而又多與以進取之塗蕩其心志則捐父母棄墳墓舍田疇以冒進者不息唯官省而難容乃退安於靜處而爵祿貴廉恥興焉且也民當墊隘之餘偷安以自免之情勝其有犯不軌者類皆暴橫恣睢悍戾而易見不則疲敝亡賴而不知避就者未容有深姦奇巧詭於法而難於覺察者焉則網疏吏寡而治之也有餘抑百務艸創而姑與天下以休息雖有不舉且可俟之生遂之餘則郡縣闊遠而尋竊不詳正以緩不備而使之大定此則省官之決驗矣若夫天下已定人席於安矣政教弛而待張矣於斯時也士無詭出歧

塗以倖功名之路溫飽安居而遂忘於進則衣冠之冑俊秀之子亦且斂志於庠序而自限於農圃非多爲之員廣爲之科以引掖之於君子之塗則樸秀之風流爲鄙倍而詩書禮樂不足以興方起之才且爾雅不足以選而匿爲巧詐蒙民日以犴圄而玩法自便則百里一亭千里一邑長吏疏掾督缺而耳目易窮乃官習於簡略而事日以積教化之詳衣禮之備官不給而無以齊民事不夙而無以行變是則并官以慎選而不能盡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而無以理萬民之治吝爵吝權之害豈淺於濫冗哉故曰理有定而法無定因乎其時而已光武建武六年河北初

定江淮初平關中初靖承王莽割裂郡縣改置百官苛細之後抑當四海紛紜蛇龍競起之餘徼幸功名之情中於人心而未易滌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斯其時乎斯其時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

實祕之貴隗囂曰兵起以來城郭皆爲邱墟生民轉於溝壑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孤幼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彊弱論我居彊而孰甘其弱激之已耳以天命論天視聽自民視聽並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符瑞妄人不難僞作以惑衆而亂徵滋唯融之爲言也如此蓋雖不能聽而已愉於

心心愉而氣奪矣秦隴之民聞之固將怨讟而不樂爲之死漢之荷戈以趨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自彼發不容已也其利溥矣然而融之爲此言也則非以是爲制嚚之柄而離秦隴之心使去竇也何以知其然也使融而操此以爲術則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而融全河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竇氏之裔與漢終始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

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豈天子一人能持之以徧察臣工乎勢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於是舍大臣而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徼幸樂

禍之小人其言非無徵也其於法不患不相傅致也於是而國事大亂江馮請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爭之光武聽元而黜馮之邪說可謂知治矣臣下之相容弊所自生也臣下之相訐害所自極也如馮之言陪隸告其君長子弟訟其父兄洵然三綱淪五典斁其不亡也幾何哉大臣者日坐論於天子之側者也用人行政之得失天子日與酬辨而奚患不知然而疑之也有故則天子不親政而疏遠大臣使不得日進乎前於是大臣不能復待天子之命而自行其意天子既疏遠而有不及知猶畏鬼魅者之畏暗也且無以保大臣之必不爲姦而督察遂不容已媢

嬖可親之小人乃以撓國政而離上下之心其所許者未嘗不中也勢遂下移而不可止藉令天子修坐論之禮勤內朝外朝之問互相諮訪以析大政之疑大臣日侍黼扆無隙以下比而國家則臺諫之設上以糾君德之愆下以達萬方之隱初不委以毛鷙攻擊之爲然而面欺擅命之慝大臣固有所不敢逞又焉用督察爲哉況大臣者非一旦而加諸上位也天子親政則其爲侍從者日與之親其任方面者以其實試之功能驗之於履歷而延訪之則擇之已夙而甄衡既登公輔之後乎唯怠以廢政驕以傲人則大臣之得失不審於是特糾虔之法以爲不勞而治也

於是法禁而心離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
衆亂以起兵者類不得其死而隗囂獨保首領以終囂之
所爲豈非犯陰陽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不亦宜乎藉其
子純叛以逃雖世其家可也囂之所以不終事漢者懲
於更始之敗而葸以失之也以身託人而何容易哉則固
不容不慎慎而過焉遂成乎葸於是而毀家存漢之心不
能固守而成乎逆然而兵不越隴而毒未及於天下鄭興
馬援申屠剛去之而不留來歙刺之而不殺隱然有名義
在其心而不忘其異於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遠矣惜哉
其不奉教於竇融耳卑屈而臣於公孫述則勢蹙而無聊

之爲也其怙終而不聽光武之招則媿於馬賓而恐笑其不夙也甚而成乎愚而固不安於戕忍詭隨之爲乃以善其死而免於顯戮天維顯思自求自取之謂也

任爲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獨多得之來歙刺傷曰占遺表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曰理國以得賢爲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歙也祭遵也寇恂也吳漢也皆出可爲能吏入可爲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宰輔諸將亦各安於祿秩而不欲與於鼎鉉嗚呼意深遠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爲盛焉

苟爲欲治之君樂其臣之敢言者有矣而敢言之士不數

進非徒上無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右大臣得為居閒而解之稽其終怒不釋乃以直臣而觸暴君貶竄誅死而義可以自安且自伸也唯上之怒有已時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閒進毀且翹小過以敗人名節則身與名俱喪逮及子孫族黨交遊而皆受其禍則雖有骨鯁之臣亦遲回而慭於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難而能安敢言者為難也光武以支庶之餘起於南陽與其人士周旋辛苦百戰以定天下其專用南陽人而失天下之賢儁雖私而抑不忘故舊之道也且南陽將吏功成爵定亦未聞驕倨侈汰以亂大法夫豈必斥遠而防制之乃郭伋以

疏遠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談無所避忌曰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故舊孤立不懼赫弈之閥閱以冒言於廷然而帝不怒也且自鄧禹以降勛貴盈廷未有忿疾之者彼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無尤誠若是士惡有不言言惡有不敢哉諸將之賢也帝有以鎮撫之也獎遠臣以忠鯁而化近臣於公坦帝之恩威於是而不可及矣宋祖懷不平於趙普而雷德驤猶以鼎鐺見責曲折以全直臣而天子不能行其意彼言之也適然帝聽之也適然南陽勛舊聞之也適然嗚呼是可攀之三代以下哉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孫述耳三方競進璽

之於成都述櫃日賈氣日衰人心日離王元且負述而歸我此其勿庸勞師亟戰而可坐收也較然矣觸其致死之心微幸而猶圖一逞未易當也吳漢逼成都而取敗必然之勢矣光武料之於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測之智也知其大者而已故善審勢者取彼與我而置之心目之外然後能舉而規恢之則細微之變必察耳目爲於可見之形而內生其心則智役於事中而變生於意外詩云不出于頻出于頻者其明皆無以加焉昆陽之拒尋邑邯鄲之燧王郎光武固嘗以亟戰得之矣彼一時也吳漢效之而惡得不敗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遑以死殉之過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虛相污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因循於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無餘地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長溺而先自投於淵介于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元薦賄以免則尤可醜矣處亂世而多財辱人賤行以祈生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與哀平之季廉恥道喪一變而激爲弔詭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絜其孤芳哉

晉平公喜其臣之識而師曠譏其不君爲人君者欲其臣

之競無以異於爲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之詔任延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失君人之道而意自深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爲長又與上爲相應今從之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訐以興訟獄而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旣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恃下吏之騷戾以翹其過而爲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決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怨讟生飛語興毀譽無恆訟獄繁起天子亦

何恃以齊天下使淵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
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其雖不和於舜禹管
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爲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
是也爲延之說所搖與抑姑以取其一節之亢直而善成
其和衷與以爲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
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進
而資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竊寶然亟修之
其平也益州傳送其瞽師樂器葆車輿輦漢廷始復西京
之盛於此言之述未可盡貶也述之起也非亂賊其於漢

也抑非若隗囂之已北面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爲視若戎狄亂賊而拒以死耶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械其道循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羣競於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興則述存什一於千百俾後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倜儻之士也斥述爲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漢道中圮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五代塗炭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功俱未可沒也宋失汴梁而鐘律遂亡乃者南

鄱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遂毀使當世而行公孫述也可勿執李賢二王之璽璽以拒之也

高帝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無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蓋天下方亂民狎於鋒刃挾讎爭利以相殺者不可卒殄壹之以死而無容覆勘約法寬而獨於此必嚴焉以止殺也王嘉當元哀之世輕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建武中梁統惡其輕請如舊章甚矣刑之難言也殺人一也而所繇殺之者異有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乘便利而殺之者有兩相爲敵一彼一此非我殺彼則彼殺我偶勝而殺之者有一朝之忿雖無殺心

拳勇有餘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殺者斯三者原情定罪豈可槩之而無殊乎然而爲之法曰察其所自殺而輕重之則猾民伏其巧辯訟魁曲爲證佐賊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亂甚矣法之難言也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齊天下而使欽畏者也故殺人者死斷乎不可詞費而敢姦也乃若所以欽恤民情而使死無餘憾者則存乎用法之人耳請問下民者莫要乎擇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書曰刑故無小赦過無大故與過之分豈徒幕外彎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於射之謂乎橫逆相加操殺己之心以來而幸勝以免於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於勢者亦過之

類也猝然之忿怒搏擊殊於形體要害不知規避不幸了
成乎殺者亦過之類也一王懸法於上而不開以減死之
科則官箴於心而盡其情理之別則果於殺人者從刑
故之條而不幸殺人者慎赦過之典法不亂而刑以辟存
乎其人而非可豫爲制也夫法既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
恕則法其不行矣亡而抑有道焉凡斷刑於死者必決於
天子之廷於是而失入之罰以儆有司之廢法既
任吏之寬恤而又嚴失出以議其後則自非仁人輕位祿
而余側隱者不能無惕於中而輕貸人以破法夫有司者
豈無故而縱有罪以自罹於罰乎非其請託則其爲賄延

議持衡而二患懲則法外之仁可以聽賢有司之求獲而何忍一人死復繼之以一人乎若曰殺人而可不死也人將相戕而不已也而亡慮也雖滅死而五木加之犴狴拘之流放徙隸以終其身自非積忿深毒懷貪就勢之凶人亦孰樂有此而昧於一逞也乎

治盜之法莫善於緩急者未有不終之以緩者也且盜之方發而畏捕也强則相拒弱則鼠竄伏匿而莫測其所在緩之而拒之氣餒矣不能久匿而復往來於其邑里族黨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餘矣吏不畏其難獲而被罪也人孰無惡盜之情而奚緩之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捕[illegible]之

以罪吏緩不覺而務罪焉不敢發覺夫然後展轉浸淫而
大盜以起民以之死而國因以亡光武之法吏雖逗留回
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牧守令長畏愞選法不
敢捕者皆不以爲罪祇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匿藏者乃
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弗能行久矣

張純朱浮議宗廟之制謂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請
除舂陵節侯以下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光武抑情從
議以昭穆禰元帝而祠其親於章陵異於後世之苟私其
親者而要未合於禮之中也爲人子者必有所受命而後
出爲人後內則受命於父以往外則受命於所後之父母

而來若哀帝之於成帝是已故尊定陶爲皇而自絕於成帝非也若內無所稟外無所承唯己之意與人之叛己而繼人之統此唯天子之族子以宗社爲重可以不辭而要不得與受命出後者均何也父子之恩義非可以己之利與臣民之推戴而薦其所生誣所後者以無命爲有命也況乎光武之興自以武功討篡逆而復宗祊其生也與元帝之祊不相逮而可厚誣乎哉成哀平不成乎君者也廢焉可也元帝於昭穆爲諸父而未有失德勿毀而列於世得矣以爲己所從而禰之不可也光武之功德足以顯親南頓令而上雖非積累之澤而原本身之所自來則禰祖

禰以上而尤親尊者自尊也親者自親也人子不敢以非
所得而加諸親故祖禰之祀得用天子之禮樂而特不追
王則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而但無容加以皇稱而
已後世之體勢殊道異難執先代之相似者以爲法而貴
通其意光武之事三代所未有也七廟之制不必刻畫以
求肖成周諸侯以下與元帝以上並祀而溢於七廟之數
亦究不可所難者唯祫祭耳然使各以其昭穆君先臣後
從太祖而合食禮原義起豈與哀帝之厚定陶歐陽修之
崇濮王張孚敬之帝興獻同其紊大分而傷彝倫乎若純
與淨之言大宗則尤謬矣大宗者非天子之謂也禮曰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百世不遷而天子之位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乃至本支絕而旁親立國中斬而支庶興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故天子始興而母弟爲大宗尊者嗣位親者嗣宗宗者一姓之獨尊也位者天下之同尊也天子之非大宗明矣大宗無後就大宗之支子以次而嗣遞相衍以百世而昭穆不亂故以宗爲重而絕其私親天子不與於宗子之中者也嗣位也非嗣宗也不拘於昭穆之次孫可以嗣祖叔父可以嗣從子者也使漢而立大宗爲抑惟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絕天下雖亡而宗不圮非王莽所得篡而光武亦弗能嗣焉統與宗不紊於周禮合宗與

倍而[illegible]其情而況淡乎疏闊寡問任氣以矯時主之制其與歐陽修張子敬之說異失而同歸矣

王氏之禍烈矣光武承之百戰而劉宗始延懲往以貽後顧命太子而垂家法夫豈無社稷之臣而唯陰識陰興之是求識雖賢何知其不爲莽之迹識雖不僞能保後之外戚皆如識乎欽載而幸生復欽以治葛卒使竇梁鄧何相踵以亡漢光武之明而惽於往鑒如是者何也帝之易太子也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盈廷不敢爭而從臾之者自郅惲之佞外無人焉若張湛者且潔身引退以寓其不滿之意矣東海雖賢郭況雖富而自逸光武不能以自信周

旋東海而優郭氏皆曲意以求安非果有鳲鳩之仁也於是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為之援故他日疾作而使陰興受顧命領侍中且欲以為大司馬而舉國授之嗚呼人苟於天倫之際有私愛而任私恩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鮮不違道而開敗國亡家之隙可不慎哉卒之帝崩而山陽王荊果假郭況以稱亂則帝之託陰氏以固太子之黨亦非過慮也雖然慮亦過不慮亦過慮以免一時之患而貽數世之危固不如其弗慮也

漢之通西域也曰斷匈奴右臂君諱其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徼功幸賞之實而為之辭爾夫西域豈足以為匈奴

有背叛地國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與之進退此當時實徵理勢之言也抑考張騫傳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其王破其國蹀躞處其地而莫之敢難若是者曾可以爲漢而制匈奴乎可以縣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也自遼左以至朔方橫亙數千里皆可闌入抑何事南繞玉門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謬也較著光武閉關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爲有無而決之矣夫狄而爲中國害其防之也勞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

如無能害而微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無患焉而勞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於金再亡於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為黠夷笑王□□之慝其流毒慘矣哉

光武之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宣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強或惡其不遜而援非也為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隴下蜀北禦匈奴南定交阯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亂帝

數[illegible][illegible]旬不聽其請往援洄講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
全體育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爲愉
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
也夫亦曰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爲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
明珠之謗有自來矣老而無厭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
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爲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
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道老
氏之言豈欺我哉易之爲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爲義
精矣有進而趣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趣時已過
而猶勞非趣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

之謂與

事難而易處之則敗事易而難圖之亦敗易其難者敗而知其難將故圖而可有功難其易者非急悔而姑置焉易者將成乎難而禍不息矣武陵蠻之叛也劉尚之全軍償焉馬成繼往而無功焉馬援持之於壺頭而兵之死者大半援亦殞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戰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殲潰之勢而宗均以邑長折簡而收之羣蠻帖服振旅以還何其易也其易也豈待今日而始易哉當劉尚馬援之日早已無難慴伏而貪功嗜殺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疲勞之眾與蠻困爭蠻冒死以再覆我軍雖飢困而勢已

十倍矣嗚呼一隅之亂坐困而收之不勞而徐定庸臣張皇其勢以搖朝廷之耳目冒焉與不逞之虜爭命一潰再潰助其燄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亂社稷邱墟生民□□厲階之人死不償責矣

漢詔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極之毀自此始矣非但其挾戎心以乘我也狎與之居而漸與之安風俗以蠱婚姻以亂服食以淫五帝三王之天下流決解散而元后父母之大寶移於□類冒焉而不見其可恥也閒有所利而不見其可畏也技擊詐謀有時不逮呴沫狎媟或以示恩而且見其足以臨我愚民玩之黠民資之乃至一時之賢豪

委順而趨新爲逝及於千歲以後而忘其爲誰氏之族矣

臧宮馬武請北伐光武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柰之何延之於蕭牆之內也

明帝英敏有餘而蘊藉不足光武選師儒而授以六經之教得其學矣然而張佚桓榮未足以稱此豈當時無聞起之豪傑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可以爲王者師乎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肅也奚以知佚榮之不稱也帝欲使陰識傅太子張佚正色而爭之是矣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自非聖人以天自處而無疑與夫身爲懿親休戚與俱而無容辭未有可受命者也佚乃自博士超擢居之而不

其忠可以爲帝王師桓榮受少傅之車馬印綬
諸生極陳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謀道之優者聞所言過有不汗面者乎而足以爲帝王師
乎嗚呼師道之難也於蒙之象見之人心之險莫險於利
祿之得失惟以艮止之德遏欲以靜正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而後夏楚收威行於胄子身教立誠心喻德威著塞蒙
心之貪戾而相沐以仁讓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身之不
正何以養人哉榮與佚傴僂抱一經以自潤欲以動太子
之敬信俾忘勢讓善而宜人詎可得乎賴明帝之不爲成
帝也非然榮與佚之情亦奚以愈於張禹耶故曰能自得

師者王光武之豫教太子之尊師而所得僅若此王道之所以不興與

以祖妣配地祇於北郊漢之亂典也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歉乎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歉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宇內大亂庶民不康三綱淪五典斁天莫能復其性暴政奪人居食兵戎絕其生齒地莫能遂其養王者首出誅惡儆慝以兵治而期於無兵以刑治而期於無刑饑者食寒者衣散之四方者逸以居於是而得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相親而相遞代天以貿兆民而相

天地之宗不足則但予推崇之以配天以是爲與天道理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於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爲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爲弟丹朱之不肖堯不得不以爲子天倫者受之於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於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爲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已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後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

之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崔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實弒母而無忌人君垂家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漢之禍卒成於后族徒爲逆亂而又奚裨耶故曰亂之亂者也

讀通鑑論卷六終